

徐波林



丹

梨痕夢

鮑雲

當劉維忠丹桂乍開之際、各項均勝於他園、自非因西院因陋就簡之滿庭芳所能敵、況且望衡對宇、丹桂芳園爲其橋南端、擠開之後、凡屬滿庭芳班中之稍具寸長者、劉無不吸收、如周蘭亭、王七等、皆滿庭芳舊部、其材甚用、

客串(卽月樓客串孫殿、卽菊仙)二人、正因懸牌之上下手、演戲之先後等種種問題、後台日有口角、又難支滿庭芳舊人、角色愈多、排戲愈難、因分出一班人、另在小東門開設寶丹莊、孫殿之客串、每夜兩齣、以寶丹莊爲分設、不久、緣因武行角色、與小東門押頭店之潮州帶、口角而致鬥毆、各聚衆持械、幾釀巨禍、究其起禍之因、則梅徵末也、

全書社

廣陵毛元徵先生，僊遊巴蜀，浪跡京華，歸隱江關，早生白髮，近時  
 濯水湘湄，益鬱鬱不得志。平生於學無不兼，尤邃於史，壯歲著書，爲劉  
 澤王推稱，益鬱鬱不得志。平生於學無不兼，尤邃於史，壯歲著書，爲劉  
 澤王推稱，益鬱鬱不得志。平生於學無不兼，尤邃於史，壯歲著書，爲劉  
 澤王推稱，益鬱鬱不得志。平生於學無不兼，尤邃於史，壯歲著書，爲劉

劉恨我

「叫做『書』，許多文友，都奇怪，叫『做書』，近時忽然新起一個名詞，叫做『寫』，寫信去問他，他支吾的說：『你疑情癢也，』我見了這書，心裏想：『這書裏，乃書癢情癢也，』我見了大笑道：『醉兒誠哉，他的所謂書在裏面，你瞧見了沒有，小哥哥

春覺生之遺著

圖說戲鳳之旦角

近時一如半解之流，見此劇爲花旦常演，遂強別其名曰閨門旦，殊不知京班機白，且角分類，祇有正旦小旦之分別，正旦俗稱，有呼之爲青衣者，有呼之爲青衫子者，小旦俗稱，有呼之爲花旦者，有呼之爲浪旦者，所謂閨門旦者，乃鄉間土班中（即大棚）之一種混號，京班無此名稱也，徵莊正旦常演之劇，近於花旦者，戲鳳之外，則爲紅鬃關那一名齣，余自幼聽戲，直至垂暮，此劇始終以正旦飾之，未見有小旦演之者，即當年王孟卿演此，亦在純粹正旦時代，非改唱花旦時代也，茲所錄演一齣，因王主母辱身事敗，深不爲世所諒，不用小旦也，此外若鳳頂珠之桂英，隨其父復仇投江，亦爲正旦本工，前輩編劇置角，皆已留意，豈覺其小旦所及哉，亦爲戲鳳之鳳姐班東，穿青褶子，掛一油大氅，伴友仍如此班，紅寬鬧了髻，亦穿青褶子，外置背心，頭珠珠英亦穿青褶子，外作漁人裝，穿青褶子者，所以表示爲正旦之意也，今之伶人，務飾美觀，殊

他和我

他從前沒有事體的時候、常到我  
裏來談心。他和我的交情、真個

順興樓  
中菜部

本樓接辦以來  
承蒙各界贊  
賞 刻時交冬  
令爲優待主客  
起見於正月元  
旦日起新増花  
旗火鍋並各色  
麵點隨意小酌  
一應俱全零菜  
一概小洋計算  
火鍋價目  
六角

南雅堂主人沈大侔跋

壽文二字內六十元銀壹聯字  
喜對五字起律二元轅詩同風非因義聯同  
喜對五字以上八元十元以上加倍轅聯同  
哀辭二字內三十元轅啓祭文同  
哀辭二字內五十元轅啓祭文同  
哀辭二字內一百元權厝誌神道碑墓表行通家傳同  
墓聯每副十元以上四元  
收件處北京郵政特准寄世界小報代宅  
取件處北平郵政特准寄世界小報代宅  
取件處北平郵政特准寄世界小報代宅

第五卷 伍五記 王天恨

○第十二章

鐵塔塔夫先生，我聽他說到這句話，不禁膽寒起來了，而一股怒氣，已按捺不住，便不管甚麼，似乎兇神已附在我身上，取出利刀，逕向他頸部刺去，這一下，哀斯敦實在沒有防備，登時倒了下去，要呼也呼不出來了。他的死狀，先生和麥都也檢驗過了，鐵塔迎點頭道，你可是還拿蠟燭照了照他的面部麼，麥都道：是呀，我怕他未能安然長眠，故而照了照，却覺他氣絕了，我將他刺死以後，索性在室中輕輕的搜尋了好久，又

倉海詩話

海濱蔣子貞先生之尊人、詠黃葉詩、有深秋鰲出蝶衣工之句、爲世傳誦、當時秀水詩人於辛伯源、尤體爲不置、謂可與清初崔黃葉並傳、故其贈蔣詩、有楓落吳江繼美談、詩傳主客亦無慚、蟻黃真以秋深實也、佳句誰如蔣十三句、蓋紀實也

謝逸梅天恨的情意

按信信世界報地方，送了兩封無處投遞的信，向兩位漂亮俊俏的綠衣丫頭，誰知隔了三天，才承你們的情，忽然差了一個漂亮俊俏的綠衣丫頭，替我捧來了，那時我正預備入定，小价進來自謂之後，一對對丫頭，丁電相似，披衣起來，急展開細讀，秋聲的嫂。雙花之趣，不須再如此拘謹，故而不謝，還須先謝姚民良，但是良娘可算老友，不謝，非禮也，要略一個騙看二伯的惡名，用意是特於專圖，還謝，再說幾句，以表我之感激，可惜秋聲已止，只有每月份奉縣縣的賞花，飛到京座來，不才又可以多一種見聞矣，兩位兄，見

開歌襦述

都屬情。若謂水門洪洪林等、皆於身分一節、研討不徹、果友中、則如伺備軍卹丹亭諸君、亦求精此、若伺將軍卹同時演珠麗來會兩劇、身分雖同、至拿錢去別母亂箭之週遇吉、則周總兵之身分、演成失街亭中王平模樣也、（此二部名票家所言也）又如藤蘿、因救菊生手、大受大老板厚賞、

程劍魁

有一次，在本報上做了『舊西社』，裏面有一段說的那位陳大，聽說就是他的意中人咧，膽子風大，竟敢把意中人也帶到『舊西社』裡去，但是我須得把伊當寶料，呼呀，老友吶，把伊，哈哈。

搶地盤哩！『新牌馬二先生』，本報總編輯都不歡迎，（舒人姓馬，所以交朋友多叫他馬二，但是早有一位馬叔幫、別署先生，那個不知，誰人不曉，舒人祇好算新牌馬二先生了，撇下厝君說，此話我很喜歡用諸客做門生，虧我不錯，他

●第十四回 明礪京麤急上寫

不用印那些名片了，買兩張海紅單片，自己寫一寫，省得多。不過欠時髦一點，不像烏龍潭的門生，那壓倒底印好還是印不好呢？正在猶豫，那一條街名二塊錢，這是普通定例，小店還奉送一個大錢投加，如今就收你一塊錢一條街名，姓名依然奉送，這隨便宜，那裏去討饒，張廷貴沈吟了半天，想着南京東山老虎吃人、西山老虎也吃人，萬一換一家去，早乾掉了。吳興福見一條街不收，那不是更乾乾，上海人不喜歡餓的，倒不如

編輯完了

者記

連日刊布裴覺生先生之遺著，至今日爲止，乃差抽肝友、投稿翰海，并祀小序曰：「老友春覺生，精音律，善歌曲，其談劇文字，常散見於京滬各報，夙爲時人所推重，余更有初於陳萬里宅中見之，其後，劇界甚爲尊重，輒相值，暢談甚快。昨見藏始作悼裴覺生一文，始知

蘇款君見惠之「苦海航詞選」，「燕京歲時記」，貼寄甚厚，會友之謂藏稿不日付刊，恨水君之「落網集」，次公樂齋之「天網集」，寸草難報，向下有文，如有，則敢祈早見還賜，續布、伴成全璧、不即奉于至意，非但讀者欲穿望眼，即俗語謂之不佞之編輯，亦以未幾盡鈞爲憾也。

梨園瑣記

以外江、有人爲導乎不平、平心曲論、儼周在京俗、固屬下賤、以較  
以上江、確似歸工、如鑄字之較優高麗、動輒鴿子翻身、或金鴿獨立、至  
分鐘之久、實儼周所無也、鑄字固外江矣、然在今日海上最賤之武  
中、比較之尤爲歸工、蓋目下之趙松樞、郭春華、張寶彬諸人、鴿子  
身、連翻至十餘次、若風車然、即任馬上、亦仍如是、豈獨吾浙以兩  
挾之盤旋耶、獨馬式、上身常伏至地上、此又瑞亭所無者也、

四十年商工上海

園中扮演燈籠，如方如圓，如左如右，分爲三柱，一柱內宮戲，一柱內戲，一柱內戲，宮戲例，執連花、中燃紅燭，聊以點綴，嗣按天仙仙桂、丹桂、宜春、瑞雲等園，相繼爭做，如演勝芳、祿瑞、山嵐、連山、響泉、池洛、陽樵、寶蓮燈爲善劇，高、華、夫諸劇，無不借助於電光、紅氍作展，充分月殿之輝，紫玉橫吹，試覓寬之曲，每演此戲一次，所耗不貲，而其光華燦爛，輝煌、燦、燦、燦，亦不是過，古稱火樹銀花，想當無此絢麗，每遇演燈戲，園主人必先期佈告傳單，招人觀覽，屆時則輕騎怒馬，蟻擁蜂喧，隔坐花叢，向人招展，非至銀蟾影隱，珠風烟消之後，始唱陌上花開之句，誠都鄙大觀、春江盛事也，先是吳中某紳士，以金達村明經所贈勸善樂府稟請監司頒發各梨園，每夜於正戲之前，試演二幕，講述善惡果報事，然觀者咸嗤其爲改良講約，變相做禮拜，殊少興趣，故旋作旋輟，未幾，且無形廢止云。